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十三回 和合站日驗雙屍 彭縣令智斷奇案

話說那和合站的鄉約劉升、地方李福來呈報說，和合站天仙廟前井內，有了死屍一個。彭公一聽，正合他所問的案情，便說：「笑話張興，你這該死的奴才，你是在哪裡害的人，趁此實說，免得皮肉受苦！」張興說：「老爺，小人冤枉哪！小人實不知情。」彭公吩咐：先將姚廣禮、張興二人看押起來；自己帶刑伴人等，奔和合站前去驗屍。彭公坐轎，出了衙門，直奔和合站而來。行了有一個多時辰，來到屍場，早有這本處官人搭好了屍棚，預備了公案。彭公下轎，升了公座，吩咐人下去把那死屍撈上來。早有應役人等，把繩筐預備好了。下去了一個人，少時撈上一個女屍來，年約二十以外，是被繩子勒死的。撈屍之人說：「井內還有一個死屍，請老爺諭下。」彭公一聽，說：「你再下去把井內死屍撈上來。」那人撈起來一看，並無人頭，是個男子的模樣。彭公派人驗看，刑伴人等驗完了，來至彭公面前說：「女屍被繩勒死，男屍是被刀殺死的，請示老爺定奪。」彭公一聽，心中一動，料想那笑話張興，並不是殺人的囚犯，這其中定有緣故。

正在為難之際，忽聽有人喊冤。彭公說：「把喊冤之人帶上來。」

少時，當差人等把喊冤之人帶至公案前跪倒說：「小人冤枉！」彭公一瞧：那個喊冤的人，年有六旬以外，精神矍鑠，身穿月白布褂褲，白襪青鞋，跪倒在地，淚流滿面，說：「小人蔣得清，在何村居住，就是夫婦二人。所生一女，名叫菊娘，給本村姚廣智為妻，夫婦甚是和美。今日我去瞧我女兒，見他房門大開，屋內並無一人。小人想，必是我女兒往我家去了。」

小人又到家中一看，我女兒並未在家中。我又連忙各處尋找，並皆不見。我的女婿在和合站開設清茶館，我到鋪中一找，他並未在鋪中，也不知我女兒之事。我聽說老爺在此驗屍，我觀看熱鬧，見那個女屍是我女兒，不知被何人勒死？求老爺與小人女兒報仇。」彭公說：「蔣得清，你到那死屍一旁，觀看那個無頭男屍，你可認得是何人？」蔣得清來至屍旁一瞧，回來說：「小人並不認識。」彭公說：「來人，把地方劉升、李福叫來，把屍身用棺盛起來停放一旁。」

彭公上轎，回三河縣而來。到了衙門歇一歇，吩咐把馬清、杜明叫上來，說：「派你二人帶姚廣禮去到和合站，把姚廣智拿來，當堂聽審。」二役答應，帶著姚廣禮出了衙門，直奔和合站而來。到了茶館之中，伙計們一瞧，說：「姚三爺來了，好哇！你們喝茶吧。」姚廣禮說：「我們四弟呢？哪裡去了？」

伙計說：「在這東首黃家，離此第六家路北就是。」廣禮說：「我們找他去。」帶著二位衙役，來至東首路北一瞧，是隨牆的門樓，門板關著，院內北房三間。姚廣禮看罷，手打門環，只聽裡面有婦人嬌滴滴的聲音說：「找誰呀？」出來把門打開，一瞧姚廣禮三個人，說：「貴姓，來此找誰？」姚廣禮一瞧這個婦人：年約二十，細條身材，光梳油頭，淡抹脂粉，輕施娥眉，身穿雨過天晴的細毛藍布褂，蔥青綠的中衣，足登紅緞子花鞋，三寸金蓮尖生生的，又瘦又小，面皮微白，杏眼含情，香腮帶笑。姚廣禮看罷，說：「我姓姚名廣禮，我來找我的族弟姚廣智。」

婦人一聽，回頭說：「老四，有人來找你，出來讓進來吧。」姚廣智從裡邊出來，見了三哥，說：「你從哪裡來？」

裡面坐吧！」姚廣禮說：「四弟，你這裡來，現今我奉太爺之命來拿你。」馬、杜二人一瞧，說：「你就是姚廣智嗎？你的事情犯了！」抖鐵鏈把姚廣智鎖上。那婦人嚇得說：「為什麼事呀？」

馬、杜二人說：「你也跑不了！」也把她鎖上，帶著婦人與姚廣智，直奔三河縣而來。

正值彭公升堂，馬清等帶姚廣智上堂回話，說：「把和合站姚廣智帶到，還有一個婦人，和他在一處住，也帶來聽審發落。」彭公說：「知道了。」望堂下細看姚廣智，二十餘歲，白淨面皮，細條身材，身穿藍綢子中褂，白襪青鞋，雙眉帶秀，二目有神，俊俏人物。又看那婦人生得更好，怎見得？有詩為證：雲鬢斜插雙鳳翅，耳環雙墜寶珠排；脂粉半施生來美，風流果是少年才。

彭公看罷，說：「下邊跪的是姚廣智？」下面答應：「是。」

又問：「你在哪裡住家，作何生意？」姚廣智說：「小人在何村住家，離家三里，在和合站街上開設茶鋪生理。父母雙亡，孤身一人，娶妻蔣氏。」彭公說：「你妻蔣氏被何人勒死，拋在井中？」姚廣智說：「小人今日在鋪中聽說，正想著前來報官。

求老爺恩典，給小人的妻子報仇。」說著，兩眼通紅，眼含痛淚。彭公又問說：「那個婦人是你什麼人？你為何在她家？」

那婦人說：「小婦人李氏，他與小婦人的男人是結義的兄弟。」

彭公把驚堂木一拍，說：「休要你多嘴，問你時再說！」兩旁三班人役一喊堂威，把那婦人嚇了一跳！姚廣智連忙說：「小人与她男人黃永有交情，他男人在通州作買賣，常給小人由通州捎茶葉，今日我去他家，問捎來茶葉有無，正遇我本族中的三哥姚廣禮找我。有老爺的實役，把我連那婦人一並鎖來。只求老爺把那婦人開放，與她無干！」彭公一聽，心中早已明白。

又問那婦人說：「你男人作何生意，家中還有什麼人？」李氏一聽，說：「小婦人李氏，我男人叫黃永，今年二十四歲，父母雙亡，又無兄弟，娶小婦人過門，就是我二人過活，他在通州做買賣，是糧食行的生意。」彭公問：「糧行是什麼字號，你男人幾時從家中走的？」那李氏顏色更變，連忙答言說：「是五月端午節後走的，不多幾日。」彭公說：「你男人一年來家中幾次？」李氏說：「來家兩三次，逢年節始來家住。」彭公說：「是了。」又問姚廣智：「你妻蔣氏被人勒死，為何扔在和合站井中的？」姚廣智說：「小人不知。」彭公一陣冷笑，說：「我把你這該死的囚徒，你在本縣跟前，還想不說實話。來人，拉下去給我掌嘴！」三班人役答應，拉下去按倒就打四十嘴巴。

他還不肯招，只嚷冤枉。彭公說：「你妻子被何人勒死，從實說來！」姚廣智說：「我實在不知。」彭公說：「拉下去給我再打！」又打了八十大板，姚廣智還說不知。彭公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說：「姚廣智，你被屈含冤，本縣責打了你幾下，我賞你五兩紋銀，你把你妻埋葬，候本縣給你辦兇手報仇，你好好做生意，不准生事。」遂連李氏一並開放。二人磕頭說：「老爺恩典。」說完就下去了。

彭公對李七侯附耳說：李壯士，如此如此。李七侯點頭，出了衙門，暗暗地跟隨那姚廣智，見那二人直奔和合站黃永家中去了。天已黑了，七太爺換了衣服，背插單刀，自己在和合站無人之處站立。候至初更之時，翻身上了房，來至黃永住所，從北上房跳下去，見屋內還有燈光。李七侯心中說：「白晝之間，公差們多粗魯，愣把那婦人給帶上衙門。要是姦夫淫婦，還可以說，倘若是好人，這豈不是倚官欺壓黎民？今日是老爺

派我前來密探此事，不知真假如何？」正在思想之際，忽聽房內有婦人說話之聲。大英雄身在窗戶以外，望裡仔細一聽，又出岔事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